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霞箋記 第十一回 金亭館驛快合巹 公主點鬢露真情

話說李玉郎隔牆與麗容正訴衷情之際，忽聽有人喧嚷，卻是為何？原來公主駙馬到得金亭館驛，黎明就要拜堂合巹，所以五更時分，那些內使宮人俱各起來安排，執事不覺的彼此傳呼，各按次序伺候著，成其大婚之禮。只見禮部贊禮官來到，吩咐這些執事之人各司其事，好服侍行禮，須臾之間，只見兩班新人擁簇著兩個新人，果然金枝玉葉嫁才子，朝郎駙馬配佳人，說不盡金山銀海，皇家富貴，有詞為證：玉洞金池，喜親迎天女，成就婚期。香車內妝點許多珍異希奇。曉日初升，樓台聳處，紅雲端裡琉璃翠。歎人生，那曾見過這般遭際！——右調《惜奴嬌》

公主駙馬俱已班齊，掌禮官喝道：「請公主升座，駙馬爺上前行君臣禮。」跪拜已畢，掌禮官又喝道：「請公主娘娘、駙馬各行夫婦禮。」交拜已畢，宮人排列花燭，送入洞房。公主駙馬自成婚之後，倏忽之間不覺月餘。一日，公主清晨睡起梳洗，喚張麗容來點鬢。這麗容滿腔愁恨，無限幽思，正在傷感之際，忽有一宮人前來喚他，說道：「公主娘娘梳洗，令姐姐速去點鬢。」這麗容一聽，即時跟著前去。到得妝前，見了公主，說：「麗容磕頭，娘娘千歲。」那娘娘吩咐說：「麗容起來，與俺點鬢。」這麗容心頭有事，神情散亂，手拿篋兒，別有所思。此時心中只有一個玉郎在懷，不覺失手將篋兒跌在地下。公主一時大怒，說道：「我看你終日雙眉緊鎖，珠淚暗流，似有心事，何不明言。若是仍前難免玉碎，你今須要從實話來。」麗容說：「奴婢蒙娘娘別眼看待，實有冤苦，今日蒙娘娘垂問，料想終難隱忍，我這一腔心事，就奏與娘娘知道，恕奴婢萬死。」公主道：「快說上來。」麗容磕頭，稟道：「奴婢實是風塵下賤，遭逢不偶。」公主說：「你可有丈夫麼？」麗容說：「原來有個丈夫。」公主道：「既有丈夫，為何到此；又將你獻與太后？」麗容說：「只為阿魯台老爺以千金購奴，轉獻與伯顏丞相。那夫人見妾有此顏色，頓起妒心，趁著丞相上朝，暗將奴寫表獻進來的。」公主一聽，心下明白，又說道：「你既有丈夫，叫甚名字，住居何方？」麗容說：「他姓李，名彥直，松江華亭人氏。知賤婢進京，他就來京尋討。只是堂堂相府，難以相見。況我今又在宮中，叫他那裡尋問消息，所以賤婢日夜懸念，不能放下，故此失手跌了篋兒，望娘娘恕罪。」公主說：「你丈夫既在京中，這有何難，明日煩駙馬差人與你打聽的實，管你夫妻團圓。」麗容將頭磕下，稟道：「賤婢蒙娘娘厚恩，如同再造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駙馬下朝來了，一見公主，說道：「這麗容為何跪在此處？」公主道：「說也稀奇，此人乃有夫之婦，只因阿魯台揀選美人，將他選入相府，那伯顏夫人苗氏，又以嫉妒為心，背著丞相獻於太后作為媵妾的。」駙馬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，你丈夫是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？」麗容說：「我丈夫姓李，名彥直，松江華亭縣人氏。幼習儒業學高北斗，原是一個龍門之客，點額之魚。」駙馬一聽，觸動心懷，不覺噁呀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公主真乃是一樁奇事，聖上今早金殿傳臚新科狀元，也是姓李，名彥直，松江華亭縣人。到與麗容丈夫同名同姓，難道就是他丈夫不成？若要是他，豈不是千載奇遇。看那人弱冠貌美，胸藏星斗，自然是文章魁首了。張麗容過來，你當初與李彥直分散之時，可有表記作證否？」麗容說：「有，有，有。紅樓當日鎖花鈿，吩咐新詞結佳緣。無奈幽芳閉深閣，懷中剩有此霞箋。我如今現有霞箋可以為證。」駙馬道：「既有霞箋，何不取上來與我一觀。」麗容即從懷中取出霞箋，獻於駙馬。駙馬一看，說道：「觀此霞箋，寫作俱佳，果然胸藏錦繡，筆逞龍蛇。張麗容，我如今宛轉與你成其佳配，豈不是好？」麗容一聽，說道：「多謝駙馬爺成就之恩。」駙馬與麗容說到快意之時，有詩為證：

古來好事定多磨，今日應須喜氣多。

權把霞箋當紅葉，管教織女渡銀河。

不知駙馬與他如何成就姻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